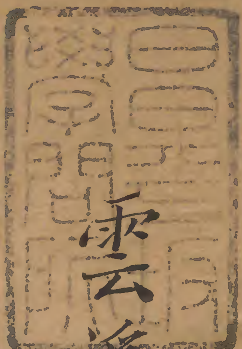


禪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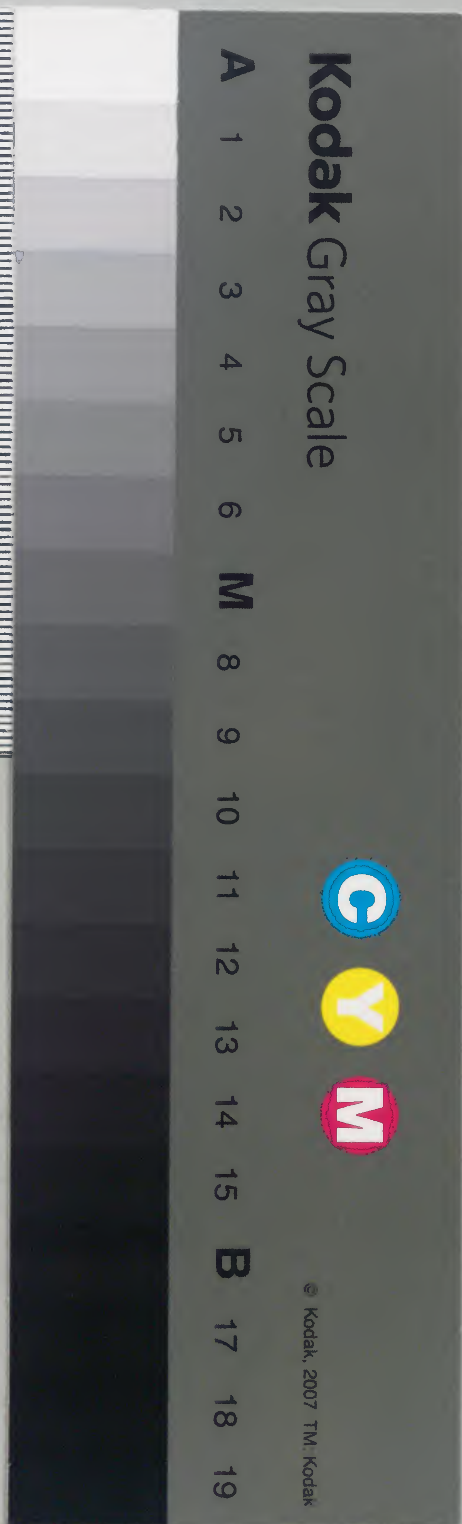
永云溪友義

一之五

漢書門類	三一五七	四一	三	一〇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一五七	一〇〇冊	三七〇函	一九架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8)
	函號	370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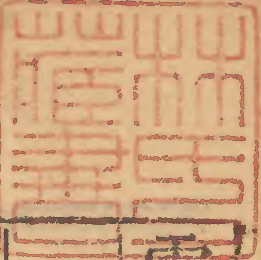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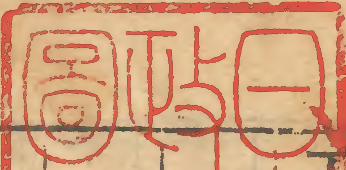
雲溪友議卷第一

唐雲溪范攄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藏書

王僕射起再王禮闈遠逾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
 也武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為一方
 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
 嘗徧覽向者二字群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
 文而得周穆王傳有齶角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
 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騶裏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
 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為此二字相試非於



雲溪友議

卷之一

一

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之孔鄧乎

李筌郎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既成

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

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情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

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留侯復生也所謂

食蟒黃驥服虎飛鼠斷猿狼犴噬鶴以小服大皆得烏衣之旨筌遂通其意也筌後為鄧

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

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

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

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

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為不可曰此胡雛必為

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

陽異人先知之也梁代誌公識曰兩角女子綠衣

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綠字也太行

山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於正月死也後李遐周

識曰樵市人將盡兩關馬不歸道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

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動星光之瑞

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未稱太平殺之

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
狄之主凡為大盜者必有異筌首知之知之而不
可穰也

王軒少為詩寓物皆屬詠頗聞淇澳之篇遊西小江
泊舟葶蘿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
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見一女
郎振瓊璫扶石筓低回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
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
不得既為鴛鴦之合日仍為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

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於浣溪日夕長吟屢題
詩於其上寂爾無人乃鬱悒而返進士朱澤嘲
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耻無復斯遊朱詩曰三
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
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
用為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
之知也山妻厭其饁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
送之曰平生志業在棊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

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
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
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按其
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
可擬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
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
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
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四匹米二十石便署隨
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

者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
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穎牧之眷深忽不
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逐
舊之心也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惟
務玄虛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
糠之情別倚絲蘿之託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四韻
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懷恧遽有雋不疑之讓
天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

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
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
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
看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
結姘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胤嗣灌夫乃捨
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
相送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爲夫
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

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董道望夫山雲溪子曰
曹叔妻叙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誠酒之詞以女子
之所能實其罕矣爰書薛媛之事以是附焉

粉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
壁大書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
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觀題悵
然邀知比至曰歷山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
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
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入

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
奇新聞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
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
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
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
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巖中迴合雲藏
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
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
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

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
篇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故太尉李德裕鎮渚官
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山神女一詩下句云
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征巫
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
椒蘭久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宋玉
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
以惑襄王非真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
會惟慮成夢亦恐非真李公退慚其文不編集於

卷也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
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
尸解也然悉爲丘壠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題
詠幾千首矣忽有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
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
之名因斯稍減矣其詩曰鶴老芝田鷄在籠上清
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鄭大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鄭

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
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
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
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
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
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
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
海數滴之泉便爲高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
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

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
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
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
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
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
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寵
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
因寒食來從事冢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
山河崔生喟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

淚滴羅巾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
有嫉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觀之令召崔生左右莫
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
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
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婦同歸至於帷幌
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
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名焉戎
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今唱歌歌乃戎使
君送伎之什也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

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
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
爲已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
多以繒帛贖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焉雲漢子
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
莫貪於色不恡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談歷觀國相
挺特英雄未有如于襄陽公者也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
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

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書愧赧方
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
也賓至則折挫之闈者亦急投贄者稀得見焉忽
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闈者以報及
引進陶訶曰與公昧平生何言相識道明曰誦員
外之言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乃昧平
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
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賓到常
推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

昔之交君子謂雍君矜詩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文園豈尚邪

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

蒼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

拔擲角觚之戲既召至果然趨徑翌日於球場內

犒勞以駕車老牛筋皮為炙狀瘤魁之鬻魁酒罇也盛一

斗二升多以楸槐權為之或銅鑄也坐四輩於地茵大柈令食之萬

石等三人視炙堅麓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

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

西胡醜夷又令試觚戲蒼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

之十萬之眾為之披靡於是獨進五千蒼龍等退

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大梁城北

門常扃鎖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驟子營騷動

軍府乃悉誅之自此平泰矣李公既治淮南決吳

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宥有嚴張之風狡吏

奸豪為之斂跡然出於獨見寮佐莫敢言之李元

將評事及弟後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

於元將之館而叔呼焉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

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
居鄧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
意家僕與市人爭競詰其所以僕人曰宣州館驛
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
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邪崔生叩頭謝曰適憇旅
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早禮伏希
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
貌若死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
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懼懼不測之禍渡

江過淮者日衆主吏啟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
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者不必報來
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踈簡自云
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
懸車白尚書寄元相公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
李詩蓋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十二紳短而能詩
辛氏郎君卽丘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
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公
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是宦族相

雲溪友議 卷之一
快辛氏子之能恠誕丞相受侮剛腸爲之暫屈矣
又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
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駭
嘆左右皆竊笑焉又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臭老兵
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
其檟楚凡所書判多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
膽矣初公赴薦嘗以古風求知呂光化溫謂齊員
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十二秀才之文斯人必爲
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

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
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東
之日脩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
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
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游於寺覩元公之
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堅
不恕焉復爲二絕以示之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
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
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

悲意自堊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詣謁願以因果
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荅云貧道從來處來
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
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終於相位
也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藁被主
藏僧毆打故終身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凭笈
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蛇上剡前李樹食其子
焉恐其遺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
而去入李公懷中倏忽不見公乃驚覺老僧謂曰

秀才睡中有所觀否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
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見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
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別赴舉將行贈以衣鉢之
資因諭之曰卽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多尤貽
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
惟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爲龍宮寺額嗟老僧
已逝爲其營塔立碑平生之脩建只於龍宮一寺
耳雲溪子曰蕭相國立殊勲方明昴宿前漢史謂
鄴侯昴星
之精耳杜元凱因醉吐始見蛇形則李公食李於龍

宮其不謬矣

雲溪友議卷第一

終

伏願謹之良會言下口言其日言之
資因備之曰言其良必貴矣言然必以會之言冬言式言頌
其言本言判言豎言燭言平言而言賴言限言按言舉言謀言行言韻言以言來言檢言之
必言亦言一言會言賦言豎言及言豎言八言具言土言入言朱言會言賦言此言容言非常
委言不言翻言中言自言以言應言否言公言曰言夢言中言土言李言樹言今言李言王言矣

雲溪友議卷第二

唐雲溪范攄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膏滂者
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歲為余妾余以鬢髮蒼
黃倦於遊從將為天水之別尚有數秋之期縱京
洛風塵亦其志也趙屢對余潛然恨恨者未得偕
行即泛輕舟暫為南北之夢歌陳所契詩以寄情
曰鸞鳳分飛海樹秋忍聽鍾鼓越王樓只應霜月
明君意緩無瑤琴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鴈來

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臨邛市畫舸朱軒萬里遊

萬里橋名在蜀川

房君至襄州逢許渾侍御赴弘農公番

寓之命千里以情相託許具諾焉纔到府邸遣人

訪之擬持薪粟之給曰趙氏却從常秀才矣許與

房常俱有布衣之分欲陳之慮傷常義不述之似

負房言素欵難名為詩代報房君既聞幾有歐陽

四門唐太原之喪

歐陽太原亡姬之事孟簡尚書已有序述之矣

渾寄房

秀才詩曰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娘來採桑五

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

會却認羅裙碧草長為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

嫁劉郎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

乃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每題詩不

言其姓但言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耳然士林

或見譏也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

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

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故詩

流以為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為佳致盧公詩

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
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
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
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戎曹權過
京尹至今爲僚者願得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
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
佩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旣姪
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挺之薄其妻而愛

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

玄英
挺之

妾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母曰吾與汝母子
也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
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言旣悽咽武
亦憤惋候父旣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
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
運鐵鎚而致之挺之呼武至曰女何戲之甚邪武
曰焉有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
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挺之之子而母抑遏恐

小其器耳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
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
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
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
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耶房太尉綰亦微有所
忤憂怖成疾武毋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
峽毋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矣李太
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其畧曰劔閣崢嶸
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

與豺

此謂武之酷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

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

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

陳冕字子昂

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寃當時同爲

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

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一杖殺之後爲彝

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

余以曾子回車不入勝毋之間呂不韋有銅輪之媚

是乃曾參立孝行之名不常抱淫邪之責邇之進退者豈以二子而隲是非乎渚宮有李令者日宰延安本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干謁有歸評事任江陵離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悉皆允諾忽云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憫諾之李旦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餼糧主人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離院情況款密且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其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

歸欲斷腸爲報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歸君見之快恨而不能明與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舉士沈擢旣違名路從知長沙每述於同院衆賓用茲戒慎焉

文宗元年秋詔禮部高侍郎錯復司貢籍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渠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王司先進五人一詩

寂佳者則李肱也次則王股日斜見賦則文選中
雪月賦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
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任用
韻李肱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
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醜罷水
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藥功無替詎肯
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披文曰近屬如肱者其不
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乎之正可以爲
傳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問
曷不非也評曰李君文章精練行義昭許策名於
膚哲之朝得路於芾蕭之室然止於岳齊一牧未
登大任其有命焉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適桐廬時遇西
風吹到新羅國其國君聞行餘自中國至接以賓
禮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
第榮歸吾必祿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夷夏
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
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之所宜不識詩書之義熟

雲溪友議 卷之三
詩書明禮律者其惟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
乃言辭揚舲背扶桑而去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
之人盡閑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者行餘還至
鄉井自慚以一松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為夷狄所
嗤况於英哲乎

李尚書訥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山上鴈初飛其
聲激切召至曰在籍之妓盛小蓂也曰汝歌何善
乎曰小蓂是梨園供奉南不嫵女甥也所唱之音
乃不嫵之授也今色將衰歌當廢矣時察院崔侍

御元範自府幙而拜即赴闕庭李君連夕餞崔君
於鏡湖光候亭屢命小蓂歌餞在座各為一絕句
贈之亞相為首倡崔下句云獨向栢臺為老吏皆
曰侍御鳳閣中書即其程也何以老於栢臺眾請
改之崔讓曰某但止於此任望九遷乎是年秋
崔君鞠獄於譙中乃終於栢臺之任楊封盧高數
篇亦其次也聽盛小蓂歌送崔侍御浙東廉使李
訥詩曰繡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歛翠娥曾向
教坊聽國樂為君重唱盛蓂歌奉和亞臺御史崔

元範詩曰楊公留宴峴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獨
 向栢臺為老吏可憐林木響餘聲團練判官楊知
 至詩曰燕趙能歌有幾人落花迴雪似含嚔聲隨
 御史西歸去誰伴文翁怨九春觀察判官封彥冲
 詩曰蓮幙纔為綠水賓庾果之在王儉府似芙蓉泛綠水故有此句忽
 乘駿馬入咸秦為君唱作西湖調日暮偏傷去住
 人觀察使盧鄰詩曰何郎戴豸別賢侯更吐歌珠
 宴玉樓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遊前進
 士高湘詩曰謝安春渚餞袁宏千里仁風一扇清

歌黛慘時方酪酊不知公子重飛觥處士盧汝詩
 曰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鏡中桃葉不須
 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風

滕倪苦心為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郎中
 吉守曰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
 曰白髮不知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
 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且曰魏文酷陳
 惠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論宗
 從踈遠哉倪既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為別

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乃
祖於太臯之閣別異常情況至秋深逝於商之館
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
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
時誤攻文字身空老返却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
飛不得丹霄無路接差池

雲溪友議卷第二 終

雲溪友議卷第三

唐雲溪范攄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盧著作肇為華州紇于公泉防禦判官遊仙掌諸峯
歇馬於巨靈府忽寐夢在數間空舍中見一老嫗
於大釜中燃火盧君詢其所由曰老人是華岳神
姥也又問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何為
母愀然曰食之也盧曰且兒為五岳神主厭於禱
祠母食樹子豈無奉養之志乎母曰以鬼神之道
雖有君臣父子禍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

字名者不得享焉盧夢覺召廟祝令別置神母位
常饌出省一分公宴則闕在家忽遺忘之噦咽而
體中不快也雲溪子親聞范陽所述故書之

余以鬼神之道難明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朝賢后
於盟津報受禪於晉壤禱祀名山大川則其兆應
也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夢猪噬足自知不祥語
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吳必不返爾果爲吳將
呂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荊州玉泉祠天下謂四絕
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

三郎卽關三郎也凡敬者則彷彿似覩之緇侶居
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厨中或先嘗食
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
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護
淨莫得居之

李八座朝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
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
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
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章中丞愛姬所生之女

也亞卿之徹曰妾以昆弟天喪無以從人委身樂

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為之吁嘆

曰吾輩與常族其媼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

襦延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子顧其言語清楚宛有

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

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

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

公懷舊嫁文姬

李尚書初守廬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讖之時

啟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群小專習

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恨乃長嘯也公

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意蘇門之

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鸞鶴同遊當與孫阮齊躅

去其械梏蠲其罪戾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

瀏亮不絕問是何人之吹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

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為樂罪戾必深及

至發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閨思鄉情莫不悽切

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

卒歲而憐憫之遂令奔去夫徐晃持刑而行伍齊
整慕容貸法而兵士傾心寬猛相濟故無不均前
聞于襄陽鷓鴣高舉後有李漢南文學推名于李
之名並亞匹也雖楊杜之齊勲未比二侯之奇特
者矣

劉侍郎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
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披僧服
焉釋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岳東林寺習
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

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至
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
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
然尋改遷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栢函劉君解所著
之衣覆其骸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鷄子勸軻
立食之食訖當明爽雖冥冥之道某不妄言軻嚼
一卵而吞二者猶豫未食手握之而覺後乃精於
儒學而肄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
事不可自為傳記吏部韓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

暇當爲一文替後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
脩史時宰輔得人藩鎮有事朝廷凡有瑕勳悉欲
書之冀人惕勵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生匿其功
過又非史職常暮則沈酒而出韓公曰史館國之
樞機也其如沈酒之醉何雲溪子曰劉公居史館
而持兩端者杜微之聾也推蜀賢於葛亮阮籍之
醉也記魏史於王沉恐危難之逼假聾醉而混時
遇物從機卽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而德王岐周
鄒湛瘞甄舒而名魁峴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遂

通三學可謂古人乎前鄭廣文虔者明皇時爲立
館故以廣文號焉編集之外惟日嗜酒覩嬪妃之
貴必致家邦之禍故杜工部遺之歌畧曰廣文到
官舍置馬堂階下醉則乘馬歸頗遭官長罵又曰
諸公滾滾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諸公往往厭
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又云才名三十年座客寒
無羶近有蘇司業環時時與酒錢予以劉磁州之
醉與廣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爲非也

西州常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輔相公之從

也兄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常公而
恭事之禮如父叔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
十歲常令祇侍於常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
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常乃易居頭陀寺
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
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常君季父書云姪臯久客
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察啟緘遺以舟楫服用仍
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瞑拭
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

喜寶命青衣從往常以曠觀日久不敢偕行乃固
辭之遂爲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
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
乃默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泊八年春玉簫嘆曰
常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
愍其節操以玉指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公鎮
蜀到府三日詢鞠獄情滌其冤濫輕重之繫僅三
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
射是當時常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

荆實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荅曰自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焚廨舍牌庫印等常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便與雪寃仍歸重綬乃奏授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遣人堅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幙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經營莫茨數凋方問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曰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

爲遣相思夢入秦常公聞之益增悽嘆廣脩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常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響附瀘夔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竒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

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真姜氏之玉簫也其中
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
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論
者以中書脫布衣不五秋而擁旌鉞皇朝之盛罕
有其倫然鎮蜀近二紀雲南諸蕃部落悉遣儒生
教其禮樂易衽歸仁彼我以鹽鏹貨賂悉無怨焉
後司空林公弛其規准別誘言往復通其鹽運而
不贍金帛遂令部落二猾悍邦君蝨蠹為群侵逼
城壘俘掠士庶妻子不啻萬人雍陶先輩感亂後

詩曰錦城南面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于是黜
肅帥之功削成都之爵夫淮陰叛國名居定難之
勲竇融要君迹踐諸侯之列蓋錄其勲而不廢其
名也所失不合教戎濮詩書致閒兵法考其啻怨
有以而莫敢斥言顧乃削爵黜功是為大謬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其言則必謂其為大賢矣

雲溪友議卷第四

唐雲溪范攄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張延賞相公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壻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晉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鑒甚別英銳特選常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常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侮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夫人待之極厚其於衆侍視之悒快而不能制遇臯妻垂泣而言曰常郎七天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

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遂
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贐以七
驢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
送之物盡歸之也其所有者妻所贈奩資及布囊
書冊而已清河公覩之莫可測也後權隴右軍事
會德宗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車駕旋復
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清河公乃改易姓名
以韋作韓以臯作翱人莫敢言至天回驛去府城
三十里天回驛上臯發有人特報相公曰替相公
駕因以名焉

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翱也夫人曰若是韋臯必

甫郎也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

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人之言不足云爾初

昔樞巫者每述禍崇其言多中乃云相公擁護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

再召也夫人又曰甫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

公所誚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充成事立功必此

人也翌早入州方知不誤公憂惕莫敢瞻視曰吾

不識人從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

遭韋公杖殺投於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獨苗

夫人無媿於常郎賢哉賢哉常公侍奉外姑過於
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東牀者矣所
以郭泗濱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
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常臯是貴人

江曲常大夫丹與東林靈轍上人隲忘形之契篇什

唱和月四五焉序曰轍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

吟味之皆麗艷於文圃也

即蓮華峯石鏡虎跑泉
聰明水白鹿洞鐵船康

王勣為
七味也

此七篇者俾予益起歸歎之興且芳時勝

侶窮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峰觀九江

之水是時也飄然而去不求京口之顧默爾而遊

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為一朝萬物任陶鑄青山羽

翼松逕幽邃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偶為

思歸題絕句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談玄幸先達其

深趣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

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轍公奉酬詩曰

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余謂常亞台歸意未堅果

為高僧所誦歷覽前代散髮海隅者其幾人哉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鎮楚滑臺之日因道
 場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童眉目踈
 秀進退不懾惜其卑幼可以勸學因師從之乃得
 倍相國子弟青州尚書緝丞相綯綸也後以進士舉上第乃彭
 陽令狐公之舉也尋又學寃登科而作尉畿服既
 為御史覆獄淮南李相公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
 之稱吳汝南詰闕申寃蔡君先謗之曰是主上憂國之時乃臣下徇私之日謫居澧
 州為屬員外玄所辱稍遷撫州刺史常稱宇內無
 人對僧徒則非大品之談遇道流則言五千之義

接儒士則比端木之賢於仲尼次論周易則評先
 聖之謬來者縱得相許有始而無卒焉謂丁選郡秀才等
 有汝水為放生池不與漁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
 釣於此蔡君隨遣吏捕之釣者乃為詩曰拋却長
 竿捲却絲手携篋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
 是漁人下釣時京覽詩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
 字或有識者曰野人張頂也頂字不惑本姓王隱不言蔡牧益
 自驕矜作詩以責商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
 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

是非及假節邕郊道經湘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
 同年遠以酒樂相近座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而
 席之寂姝也蔡強奪之而行鄭莫之競邕郊所為
 多類此為德義者見鄙終不悛也行泊中興頌所
 地名在地名在 儷俛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意纔到
 語溪語溪 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權厝於此二子延近號
 訴蒼天未終喪而俱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
 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
 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昔張茂先謂陸機曰君冢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
 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又見褚生言褚陶也故
 知吳門之德不孤川瀆之珍不匱矣予以宋齊已
 降朱張顧陸時有奇藻者歟陸郎中暢蚤耀才名
 輦轂不改於鄉音自賀祕書知章賈相耽顧著作
 况譏調秦人至於陸君者也貢舉之年和群公對
 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飛花又山齋翫月
 詩曰野性平生惟好月新晴半夜覩婣娟起來自
 擘書窓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經崔諫議玄亮林

亭曰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在越每經遊蘭亭
 高步禹跡石帆之絕境如不繫之舟焉初為西江
 王大夫仲舒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府公微言
 拂衣而去辭曰不可偶為大夫叅佐而妨志業也
 王固留不已請舉自代然後登舟曰澆予姪得耳
 渠曾數辟不就暢召必來陸澆員外暢之姪也暢乃採藥西
 山飲泉滌水建昌之南也今新吳昔許真君銘曰滌有魚曰鮪天地昏冥可以伏藏之
謂真君淬劍之水凡鑄鍛者多於此水砥礪也朝客聞之以為仕隱也美
 譽益彰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劉都尉百僚

舉為儉相詩題之者頃刻而成其詩亦麗詠簾詩
 曰勞將素手捲鰕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
 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躊躇詠行障詩曰碧玉為竿
 丁字成鴛鴦繡蒂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
 雲中笑語聲詔作催粧五言詩一首得花字雲陽
 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兄憐賜花催
 鋪栢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
 內人以陸君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
 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哈凡十餘篇嬪娥

皆諷誦之例外之物別賜宮錦五十段楞伽瓶及
唾盂各一枚以賞詞翰之端也內人詩曰十二層
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
使吳歛入漢宮此篇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
所作蓋宋考功之孫也陸君酬曰粉面仙郎選聖
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
噪鵲橋

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唐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
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圍甚密
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僧設油幕覆其上牡
丹自此東越分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
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
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
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幙在含芳
只待舍人來由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
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踈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
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
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

成綺詩試訖解送以疑爲先祐其次耳張祐詩有
地勢遙遵岳河流側壤關多士以陳后主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
詩曰此寺在大江中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慕母潛
云塔影挂青漢鍾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祐
又有觀獵四韻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較
王左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
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
戍還歸細柳營迴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祐詩

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
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
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中皆偶對何足爲奇
不如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徐凝曰譙周室裏定遊夏於丘度馬守帷中分易
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獨偏乎張祐曰虞韶
九奏非瑞馬之空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鑿且
鴻鍾韻擊瓦缶雷鳴榮辱糾紛復何定分祐遂行
歌而返凝亦鼓柷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

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茲有限白為河南尹李為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為囁嚅翁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獍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為詩酒之交。酷吟祐官詞亦知錢唐之歲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為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曰如何故國三

千里虛唱詞歌滿六宮。張君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官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歌宮娥諷念思鄉而起長門之思也。祐復游甘露寺觀盧肇先輩題處曰不謂三吳有此詩人也。祐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因而仰伏願交於此士矣。

雲溪友議卷第四終

雲溪友議

卷之四

九

夫輩賦曰不貽三吳亦此精人也杯曰日月光
念思澗而跋弄門之思也蘇軾其甘露寺贖置筆
官一十年一獄回前千雙刺蔡寺前此福宮殿廟
千里盡即請燭戴六宮幾昔詩曰對國三千里采

雲溪友議卷第五

唐雲溪范攄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娼
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
盤失錯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
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
篋篋麻接絃更看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
又嘲李端端詩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窓耳
似鐺獨把象牙梳挿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

雲溪友誼 卷之五
此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
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
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
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
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娼樂無不畏其嘲謔祗涯
又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
生頗暢此時之意也贈端端詩曰覓得黃騮鞍繡
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楊州近日潭成錯一朶能行
白牡丹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

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
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鷄鼓翼紗窓
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
籬槿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都無色腸斷丁香
盡雀兒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揚州總效之女也儀
質閑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才名資贍每
厚崔生常於飲食之處畧無憚敬之顏但呼妻父
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然仗劍呼女而出
謂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惟習弓馬養女合嫁軍

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別醮便令出家
立令涯妻剃髮爲尼女若不從吾當揮劍涯方悲
泣悔過雍亦不聽分訴親戚揮慟別易會難涯不
得已裁詩留贈至今江浦離愁莫不吟諷是詩而
惜別也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
姮娥一入雲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李相公林甫當開元之際與巷伯交通權等人主天
下之能名須出其門如不稱意者必遭竄逐之禍
雖楊國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愛之衆皆不勝珠

翠常賜宮娥二人一者潛回私家經旬方還相公
亦不知其榮顯謂之右座相公軒蓋諸侯見者如
履水谷舉子尉遲匡幽并耿槩之士也以頻年不
第投書於右座皆擊刺之說匡有暮行潼關之作
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又觀內人樓上踏歌
曰芙蓉初出水桃花總無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
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覽此句曰得非
才子乎若使匡伏恨銜冤不假陶鑄之力則從四
夷八蠻分爲左袵矣豈爲進人乎豈爲賢相乎及

得相見右座曰有一蕭穎士既叨科第輕時縱酒不遵名教嘗忤吏部王尚書丘然以文識該通堪為敵手君子不遺其言幾至鞭撻子之詩篇幸未方於穎士且吾之名復異于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見怒皇怖而趨出栖遲無依退歸林墅罷甯戚之高歌效約成之獨樂登山臨水勞灼灼之音焉且李君之輔翊妬賢害能太平之基因而覆餗也昔重華登用進二八於明君姬且為相述四人於少主故行流殛之刑成吐握之

羹乃帝子之股肱萬方之軌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殘賊不慕姚姬卒罹其殃乃其宜矣

徐侍郎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議恐其罪累乃逃隱衡山嶽寺為東林掇蔬行者詐喑啞不言者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劃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及試乃題數行諸僧皆悅服因遣畫書之時孔北海邕遊嶽寓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

至握手而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
飾以簪裳僧宜杖擊者替匿無地徐謂邕曰吾恐
逢非罪迹深山凡庸僧輩安能識我也汝無疑
焉江夏公因戲之云徐侍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
水憶迴舟又暮雨夜猶濕春風帆正開徐曰啞
之時亦默而味之因同載北歸止潭州察使水亭
相逐徐侍郎指孔北海呼曰行者瀟湘逢故人得
隨歸客至乎汀洲之娛若幽谷之覩太陽者矣不
然委頓巖谷卒於寺隸也

雲溪子素聞三鄉之味悵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吳
郡陸君貞洞僅紀其年代而不知其人奚用序乎
然群書有無名氏樂府集無名詩今檢陸君之詩
序亦云姓字隱而不書夫序者述作之本意也繹
其舊序是詩繼和者多不能徧錄畧舉十餘篇以
次之無名序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二三紉蘭
佩蕙每貪幽閑之境翫花於松月之亭竟晝綿宵
往往忘倦洎乎初筭至於五換星霜矣後不得已
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也門絕囂

學漢友詩
卷之三
塵花木叢翠東西隣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
其閑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
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吊影東邁涉滄水歷
渭川背終南陟秦華經虢路抵陝郊揖嘉祥之清
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
綢繆之所銜冤茹歎舉目銷魂雖殘骸尚存而精
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
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慟哭而去以翰墨非
婦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隱而不書時會昌壬戌

歲仲春十九日又賦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
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過此山
和詩十一首進士陸貞洞詩曰惆悵殘花怨暮春
孤鸞舞鏡倍傷神清詞好箇干人事疑是文姬第
二身王祝詩曰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
題不知雲雨歸何處豈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詩曰
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苾羅山下無
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王條詩曰浣沙遊女出關
東舊跡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

雲溪友義
卷之五
向春風李昌齡詩曰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
發雲閣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頌
詩曰無姓無名越水濱芳詞空怨路傍人莫教才
子偏惆悵宋玉東隣是舊隣李縞詩曰會稽王謝
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女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傍
空爲感千秋張綺詩曰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
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高
衢詩曰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獨留
芳翰悲前迹陌上恐傷桃李顏青水詩曰來時歡

笑去時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

宮流水莫相催賈馳詩曰亭云復觀三卿留題處贈壁古字未

滅聲長響未絕蕙質本如雲松心應耐雪耿耿離

幽谷悠悠望甌越杞婦哭夫時城崩無此說

太僕常卿觀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

詣常門曰某善禱祝星神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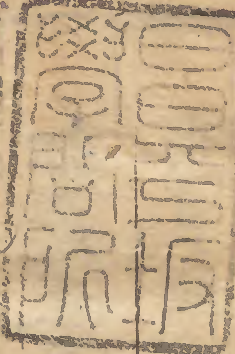
常不知其詐僞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

等巫者乘醉而至請常自書官階一道虔啟於醮

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常觀有異志令我

祭天常公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翫用財物悉與之時湖上崔大夫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常大僕令我祭天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諭曰常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毋令酷吏加之罪憊其師誣誑便付京兆處死常則量事受責門下議貶潘州司馬雲溪子曰昔晉獻因驪姬之譖申生不終孝道漢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軀事莫爭於當時仁必傷於舊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親綜萬機恩覃九裔可以農軒比德舜禹同規測書氏之深寃獲全家之盛族雖之嶺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詩曰北鳥飛不到南人誰去游天涯浮瘴水嶺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獠猿日夜愁定知遷客淚應只對君流

雲溪友議卷第五 終



我輩水嶺於向香限草木春林暮氣刻日交慈室
察新李公明精曰北島派不臣南人請去我天豈
常乃之采寔藝全案之盈熱繩之嶺剛亦其幸也
隸絲萬幾恩單大裔下以異神其斯義出同賦賦
幸於當劫二必於於舊史矣宣宗文為米率皇帝
不絲於嶺冀短計云衣之好太子以三節歌華莫

